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二)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二)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通鑑紀事本末

卷第二下

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柰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

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問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敕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

封邑焉。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爲郃陽侯。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柰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闕氏，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敍，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疎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遣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諷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

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

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遣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卽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

裂敵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醢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糲。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媿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鋌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勤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

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攻大。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譴發之名曰譴戍。先發吏有譴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閩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愆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

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爲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

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未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寧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窳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

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

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爲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旣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爲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二年秋。與匈奴和親。

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六年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爲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卽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孝武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古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諸呂之變

高祖十年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雖封爲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廂聽旣罷見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爲御史大夫。

十二年十一月上從破鯨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通諫曰昔者魯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不立初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

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五月己巳。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惠帝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醪飲之。黎明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瘡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子終不能治天下。帝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臣光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安有守高祖之業。爲天下之主。而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以周勃爲太尉。七年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既葬。太子卽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

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

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爲趙隱王謀，乃抵堯罪，上黨守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爲御史大夫。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爲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爲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爲漸。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爲淮陽王，不疑爲恆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卬爲呂王，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

二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夏五月丙申，封齊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又以呂祿女妻章。

四年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嬖爲臨光侯。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丙辰，立恆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六年冬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春正月，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

輒捕論之。丁丑，趙王餓死。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呂嬖女爲將軍，營陵侯劉澤妻，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齊人田生爲之說，大謁者張卿曰：「諸呂之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爲琅邪王。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醜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聞之，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爭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爲趙王，追尊祿父建成侯，侯釋之爲趙昭王。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封通弟莊爲東平侯。春三月，太后被還過軹道，見物。

如蒼犬掖太后掖。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爲祟。太后遂病掖傷。夏四月。封中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以其勸王諸呂貴之也。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誠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爲君將兵。衛王召平信之。勃旣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爲相。魏勃爲將軍。祝午爲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琅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旣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遣諸侯王書。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

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爲上將。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爲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遊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爲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平陽侯奮行御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尙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且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尙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尙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尙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產走。

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鬪。遂產殺之。郎中府吏廂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嬖。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爲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恆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固順。况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嘽血京師。此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

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羣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爲嗣。願大王卽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天子位。羣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願麾左右執戟者。掙兵罷去。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報曰。宮謹除。代王卽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諭。謁者十人皆掙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

滅梁淮陽恆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文帝元年冬十月。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一月辛巳。上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郎中安陵袁盎諫曰。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南粵稱藩

漢高帝十一年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無爲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移檄告橫浦陽山滄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取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陸生至。尉佗魑結箕踞。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

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棗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佗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

高后四年夏五月，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七年九月，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

文帝元年，初，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險領，歲餘。高后崩，卽罷兵。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

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主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越王。孝惠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卽予，予牡母與牝。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

七國之叛

漢景帝前三年。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天下同宗。死長安。卽葬長安。何必來葬爲。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秋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削。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卽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不朝。於古法常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卽山鑄錢。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日以益甚。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

高曰。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壘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壘錯爲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爲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爲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初。楚元王好書。與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爲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王戊卽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休侯富使人諫。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尙。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後悔。背約。

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遣諸侯書。罪狀蒯錯。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爰布擊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初。蒯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譴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蒯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按盎受吳王財物抵辜。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

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擅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熟計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子宗正德侯通使吳，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暈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暈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尙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閒人於殺，澠隄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

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澗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愨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饗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敖弟羽爲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條侯。軍會下邑。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爲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爲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侯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

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

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吳王度淮走丹徒，保東越，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卽給吳王出勞軍，使人縱殺吳王，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旣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樊噲在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豪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頰當遣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鼻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諸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勗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卽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誅。今

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爲不善，則當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辜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爲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謂濟北王曰：臣請試爲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尙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孝王大說，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爲魯王，汝南王非爲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爲楚王，立皇子端爲膠西王，勝爲中山王。

四年。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爲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

梁孝王驕縱

漢文帝前二年春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年。初。帝分代爲二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盡得故地。

六年。梁太傅賈誼上疏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爲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虐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

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己。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徵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盡而止。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跋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跋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十一年夏六月。梁懷王揖薨。無子。賈誼復上疏曰。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廬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而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犍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景帝二年。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游。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闕下。旣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

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

然心內喜。太后亦然。詹事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梁王以此益驕。

中一年，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吳楚攻梁，梁王城守，事見七國之叛，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爲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爲寄，帝詭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爲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遂賊果梁所爲，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發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誑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卽窮竟，梁王伏誅。

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爲足下憂之。長君曰：爲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爲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徵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閒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廡，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王歸國，意忽忽不樂。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買爲梁王。明爲濟川王，彭離爲濟東王，定爲山陽王，不識爲濟陰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爲帝加一餐。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尙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

卷第三上

漢通西南夷

漢武帝元光五年。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子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道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

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

元朔三年冬。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元狩元年。初。張騫自月氏還。爲天子言身毒國去蜀不遠。天子欣然。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驪出。冉出。徙出。邛。僂。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南方閉僑。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三年秋。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法。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元鼎六年冬。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筰侯。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

爲越蕩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元封二年。初。上使王然子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益州郡。賜滇王金印。復長其民。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六年。漢旣通西南夷。開五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爲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昭帝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爲蜀郡犇命往擊。大破之。

四年。西南夷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鴻臚田廣明擊之。

六年。詔以鈎町侯毋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以爲鈎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淮南謀反

漢文帝前三年。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美人以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

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悲卽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爲淮南王。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爲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卽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圍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到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爲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六年。淮南王長。自於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之。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爲儆戒。王不說。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以故至此。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傅至雍。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今爲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卽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冢三十戶。七年。民有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刺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上弗聽。」

十一年夏六月，徙城陽王喜爲淮南王。

十六年夏四月，徙淮南王喜復爲城陽王，立淮南厲王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

景帝前四年，初七國反。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將兵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淮南以故得完。事見七國之叛。

武帝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尙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元朔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五年，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羣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尙流血千里，今彗星竟。」

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卽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卽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壅闕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旣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割地。恥之。於是爲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以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王以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卽喜。卽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

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桀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徵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卽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卽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卽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

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爲太子。爽聞。卽遣所善白贏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有司捕所與淮南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卽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等死者數萬人。

漢通西域

漢武帝元朔三年。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燉煌祁連間。爲彊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旣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穉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秦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元狩元年。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闐。于闐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

羌隔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駕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遣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駕言爲然。

元鼎二年。渾邪王旣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執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爲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願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

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葱嶺。河有兩原。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旣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六年博望侯旣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三年冬十二月。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爲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爲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

六年。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便使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與羣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閒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抗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扞采蘇籩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天子每巡狩海上。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大宛左右多葡萄。可以爲酒。多苜蓿。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

太初元年。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之。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

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

二年。貳師將軍之西也。旣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尙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慮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三年。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佗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屯兵以衛酒泉。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

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爲兵。及載糒給貳師。轉車人徒相連屬。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母寡。匿善馬殺漢使。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城中。持王母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執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尙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尙多。計以爲來誅首惡者。母寡。母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軍還。入馬千餘匹。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不錄其

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爲海西侯。封趙弟爲新時侯。以上官桀爲少府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謫過行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薄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燉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後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

昭帝元鳳四年。初。扞罃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貳師擊大宛。還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檐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

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爲刻印章。賜以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軍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城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爲平陵侯。傅介子爲義陽侯。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旣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爲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且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宣帝本始二年。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主。妻岑娶。岑娶胡婦。子泥靡尙小。岑娶且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大樂。上遣光祿大夫常惠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事見匈奴歸漢。三年。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

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乃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卽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還。

元康元年。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爲王。

神爵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以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乃以烏孫主解憂弟相夫爲公主。盛爲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燉煌。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婁子泥靡爲昆彌。號狂王。常惠上書願留少主燉煌。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天子從之。徵還少主。

甘露元年夏四月。烏孫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公主言狂王爲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

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犂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燉煌。通渠積穀。欲以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嫫。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帝徵馮夫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持節。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三年五月。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聞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爲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成帝建始四年。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鳳言。陳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

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燉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

陽朔四年閏九月。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宗會。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元延二年。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爲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立安日弟末振將爲小昆彌。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爲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爲大昆彌。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卽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卽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卽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爲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稿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爲大罪。卽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宗會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爲堅守都尉。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

振將弟卑爰寃。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時康居復遣子侍漢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絕。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趙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尙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忍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樞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

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衝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軍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閒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爲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尙貪樂關市。

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赦。廣吏常斬。贖爲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臨菑人主父偃嚴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名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敵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

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軻。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高宗御名。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獍。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陽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

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閔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常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常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庶人。單于旣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

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圓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能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躡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欽宗御諱。曾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爲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遺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

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粟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致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

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旣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因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尙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寶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吏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徒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

無餘財。猿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蓋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奴等二人，蓋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爲大司馬。定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策，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土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尙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爲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讐。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爲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漢。爲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信旣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謂王烏曰。吾

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於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丘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卽兵來迎我。我卽發。上乃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求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响犂湖爲單于。上遣光祿勳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還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盧胸。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

四年冬。匈奴响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爲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其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卽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爲坎。置燼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

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心持平。反欲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杆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闐于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

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卽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今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卽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卽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

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懷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旣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

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闕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闕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爲右校王。與衛律皆費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爲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揮不得代。更以爲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爲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邳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婉將樓蘭尉犂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陘。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犇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爲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如立爲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

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邳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邳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邳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陸都尉輝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壘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它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造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

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卷第三下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

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險。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繇力薄。

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徽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險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

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粵。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旣去。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元鼎四年。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尙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見。嬰齊薨。諡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

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繆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侯。繆

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瀆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遣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陬。破石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而伏波居西北。面會幕。樓船攻越人。縱火燒城。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招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爲將梁侯。蘇弘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爲侯。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太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

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陞。非有斬將擐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舡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印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婁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泚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泚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

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傅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秋。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

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峽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峽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己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己，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封參爲澧清侯，陰爲菽苴侯，峽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武帝惑神恠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

又不知其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願以臣爲

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鬪棋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臚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

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尙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

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緝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舉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隄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北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恠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

五月還過祠泰山。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閭。

天漢三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

對羣臣自歎。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於甘泉宮。二月。行幸盤屋五柞宮。丁卯。帝崩於五柞宮。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鉞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鉞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鉞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趙人江充爲水衡都尉。初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閏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閔。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體。皇后太子寵寢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遣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太上御名。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定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

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尙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詈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爲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旣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籟、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牀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嘗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爲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

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者。收補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毀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中殿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進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釐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寢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

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單獲張光。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稭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燉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尙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躡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旣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諛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下。窳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於五柞宮。昭帝始元元年。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卽與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餅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桀爲安陽侯。

三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尙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尙主。足

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是歲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慚。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大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四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敝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

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爲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諡曰刺王。皇后以年

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

